



主妇们的身姿 (散文)

张宣强

这是些每天必须提着菜篮子在街市上转悠的女人，是些一日三次地演奏“瓢勺锅碗交响曲”的女人，是些不常出头露面因而谁也不曾留意然而又是谁也少不了的女人。这时的她们不是在厨房切瓜剥排骨或是捏馒头，而是在小山城的体育场打篮球。这场奇特的球赛，是由居委会团体委联合组织的，参加者是从三十七岁到五十二岁无业无业的家庭主妇。你看她们身着红绿两色运动服，围绕那个圆圆的充了气的叫做篮球的东西，奔跑着弹跳着呼叫着，动作不是那么熟练协调身段说不上灵巧，却也不至于抱着球跑步更不至于将球喂进对方的篮里去。想必都曾上过学。想必在校时是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。想必曾有过五彩的梦。也可想象出是某个阴差阳错让她们失去了一个圆梦的机会。恰如生活的球传递到正欲投篮的霎那间，命运却裁判说，时间到！于是她们被固定在一个位置成了家庭主妇。委屈吗，可这是生活！只是别那么单调平板，丰富多彩一

些才好。丰富是可以争取和创造的。这时的球场上，你争我夺锐声呼叫着，勇跃而又欣然，分明是在展示着什么呢！

观众席上的男士们，眼睛不跟着球走只跟着自己的女人走。女人成了他们眼中的球，原来她们竟是这般地活蹦乱跳，三尺灶台未能磨蚀她们的活力和好胜心！有人看着自己女人的极富弹性的身段，惊愕地张大了嘴巴。感到了陌生吗？陌生她不是那条通向家门的稔熟的路从而感到了新的魅力！也有的随着自己女人身段的滚动而不好意思地背过脸去。那身段是臃肿了一些笨拙了一些。那末你背过脸去不是因此虚荣而是因为一种觉悟吧，这是我的妻么？是我把她“磨损”成这样的吗？或许你会想到做丈夫的重要的一条是如何让妻变得美丽……最活跃的是孩子们，拍掌的同时还高声叫着妈妈。这时的妈妈是顾不上张开双臂迎向宝贝儿了。宝贝儿这阵是球。是被激烈地拍打着传递着的一个鲜活的意念。看妈妈把它投进生活的五彩光环中去吧！

女人们汗流夹背了。记分牌上没有辉煌的记载，她们依然笑吟吟地，似乎这无关紧要。要战胜的似乎也不是对方，是谁她们也说不清楚。就如在菜市场上跟卖主讨价还价，有时绝非为了那一分二分人民币，而是要弄个实在：你这萝卜真值哪个价呢……

掌声愈来愈响。几多鼓励几多安慰她们最清楚。哪一响是丈夫的是儿子的她们最清楚。这时一个声音高叫道：二分——中！

1988年12月9日，日本内阁大臣相泽喜一宣布辞职。据说是仅仅因为与一桩贿赂案“有牵连”而提出辞职的。官泽先生简直“廉洁”如此反常：以至于能在日本政界引起一场“地震”。

我若是有官泽，绝不会冒傻气主动辞职。说实话，这种事如果在中国，大概算不上什么丑闻。结论无非是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。”退一万步说，即使处理了，大不了易地为官。

如果新闻界准备“曝光”，群众要求“对话”，请原谅我不会客气，我将会来个彻底“透明”：“全系秘书服部恒雄所为，本人概不负责。他假借领导名义，私自购买利库路特宇宙公司未公开的股票，倒手后获利二千万日元……”只要把服部“优化”出去，我大藏的位置不是照旧稳如泰山吗！日本政府也真是小家子气，经济实力亚洲第一，竟把区区两千万放在眼里，这些钱折合人民币才61万，实在少得可怜。比起中国的百万千万大案，真乃小巫见大巫。相比之下，官泽不是胆小如鼠、草木皆兵么？

时代前进了，中国不再实现“株连政策”

了，老子与女儿无关，井水不犯河水，谁出事谁兜着，这也是依“法”办事嘛！日本居然还有“秘书赚钱，领导辞职”的现象，真乃咄咄怪事。这也许是社会制度不同之故——南朝鲜全斗焕违法，“株连”其兄全斗焕下台，并迫使全斗焕向国民公开道歉，最后去古刹隐居。我们民族的惻隐心理恐怕是无法承受：他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了，功劳、苦劳、疲劳都有。莫非南朝鲜民众也有“端碗吃肉，放筷骂娘”的忘恩负义之心？幸喜我们已避免了西方那种“裙带民主化”的弊病：人们只管埋头“致富”，八仙过海，各显其能，用不着“主人”劳心费神。万一分公仆有点腐败，也应该治病救人，给他们以发挥“余热”机会。所以我若是官泽，一定不离宝座一步。

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假设。我仍是我——一名普通的中国公民，官泽喜一先生最终还是离开了日本内阁大臣的宝座，惜哉！

假如我是官泽……

刘旭



刊头设计 董凤山 本版编辑 杨乾坤

陕西省楹联学会成立志贺

杨乾坤

天地有情，焕千代英华，从古秦中出雄丽；江山无恙，开万方境界，而今我辈写风流。

通常，我国的释、道等教信，都是素食的，称作“吃斋”。当然也有例外，比如南宋高僧道济，俗称济公者，相传也是有名的“酒肉和尚”。

有趣的是，就在济公的家乡浙江天台县，就有座规模宏大的国清讲寺。该寺是中国佛教天台宗的发祥地，也是日本佛家天台宗之“祖庭”。

这家寺院之饮食与别的寺庙有些不同，且说一年三百六十日，众僧随着晨钟暮鼓做每日两回的功课，白天或守庙接待，或看山管田，或熬粥煮饭，……个个有事，人手不闲，每日所必须的热气「大斋」，我看绝不少于少林寺武僧和他们的济公「老乡」。然而他们恪守戒律，别说「酒肉」，就连荤油也不沾，每月只煮半斤菜籽油炒点蔬菜，营生肯定不足。怎么办？进入八十年代，他们把牛奶及麦乳精、奶油糕点等牛乳食品「引进」寺里，用以补充营养。谁都知道，牛奶一定是从活乳牛身上挤出来的，食用它并不违犯「杀生」的戒律。

一个好聪明的办法！

天台和尚食牛奶

吕传龙



廖正生书

西安事变后的张学良

· 林杉 ·

“唯一应受指责的是委员长”

张学良和宋子文同乘一架飞机，12月26日上午，于蒋介石专机由洛阳起飞之后，迟于蒋两小时飞抵南京，下榻于宋子文公馆，并在宋子文的授意下，上表请罪：“学良生性鲁莽粗野，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。兹颜面随节来京，是以至诚，愿受钧座之责罪，处以应得之罪，振纪纲，警将来，凡有利于吾国者，学良万死不辞……。”蒋介石拿到这份“请罪书”后，立即转呈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。此时，中央的留院要员已由西安飞回南京，南京当局立刻变了颜色，把张学良交付军法审判。国民党中央和南京政府，紧锣密鼓，同时采取了行动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，于12月29日上午10时，开会讨论，南京政府同时发表了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命令。军事委员会遵令决定成立高等军法会审，以李烈钧为审判长，朱培德、鹿钟麟为审判员。

对于会审的情况，李烈钧在他写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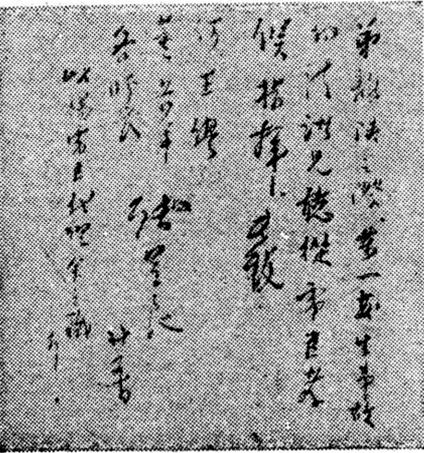
我，审判长对此案将如何处理？我回答说：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“叛逆”行为，有谋害主帅的打算，但能悔过，亲送委员长回京。愿委员长宽大为怀，赦免对他的处分而释放他。我完全为蒋着想，愿蒋借释张而使国人因此崇拜蒋胸襟的“宏伟”。我接着又说，我国历史上有两个人，一个是齐桓公，他不追究管仲对他曾有射钩之仇，却拜管仲为相。另一个是晋文公，寺人披几次要谋害他都未得逞。后来有人要谋害晋文公，寺人披闻讯赶到晋文公处告发。晋文公先不见他，经寺人披说明来意后，晋文公宽恕并接见了。晋文公终于免受暗害。这两桩历史事件，可否作为本案的参考，请委员长核示。蒋未置可否。临走，我又对蒋说此案我将以军法审理。蒋说：君慎重审理之。

显然蒋介石对李烈钧“宽大为怀，赦而释之”的建议不感兴趣，那李烈钧只能乘旨严加追究了。对此，张学良极为愤慨。在法庭上，他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，

《高等军法会审审判张学良的经过》一文中曾有详实的记载：“三十日，我去见蒋。蒋让坐后，问：‘你们当中唯一应受到指责的就是委员长，只有他才使中国丧权辱国，如果我自由了，一定要发动一场革命。’当李烈钧拍案斥责张学良以下犯上、大逆不道时，张学良反唇相讥，质问李烈钧，你当年以江西军政府都督的身份，起兵讨伐大总统袁世凯，这又作何解释？”“我在西安的行动，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。”少帅神色坦然，毫无畏惧，李烈钧不由暗自赞叹，真乃张作霖之子！为了缓和局势，李续问：“你为什么把中央许多大员都拘禁起来，这还不是叛乱吗？”张学良大笑，答：“他们身为大员，平日穷奢极欲，不知爱国，蒋委员长就误在他们身上，除了蒋百里未作官我是敬佩的以外，哪一个是有牺牲精神？譬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，在西安不过拘留几天，还是调戏万耀煌（系陈继承之误）的娘姨，可谓老而好淫。又如平日口出大言的陈×，领袖遇难，又不营救，又不殉节，竟进入厕所阴沟里，把他拉出来，满头满身都是屎泥，这也配得上抗日救国吗？”弄得李烈钧下不了场，只有停止其发言。稍息，当庭宣判：“张学良首谋伙党，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，减处有期徒刑十年，褫夺公权五年。”退席后，李烈钧步下审判席，握张学良之手慰之曰：“近来很进步，佩服佩服。”张学良对曰：“又闹笑话一次，使李先生太费心了，先大元帅（指张作霖）在地下当亦感激。”这一幕审判的把戏，就如此完毕。

其实，这一切不过是蒋介石一手导演的一场闹剧。据陈布雷回忆录记载：自26日迎蒋回官邸到31日，前后为蒋整理草拟了“对张、杨训话”、辞呈、谈话及准备发表军法审判结果及请求特赦呈文等文件，此中奥妙，当然无需再说。据说蒋介石回京后绞尽脑汁，企图毁约，除了在舆论上制造他没有承诺外，并决定继续剿共，镇压西安事变有关人员，处死张学良。然而宋子文坚决反对，他感到自己愧对朋友，指责蒋违背自己的诺言，并威胁要离开中国，到国外去公开谴责蒋介石的背信弃义行为。宋美龄也劝蒋听从宋子文的劝告。于是蒋介石不得不停止了剿共战争。虽然几经周折，总算实现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局面。

(二)



张学良将军离陕时的手谕